

庶徵典

庶徵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夢部紀事一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以治民

注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

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河圖始開圖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余於河之都

春秋緯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竹書紀年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舜耕於歷夢眉長於髮遂登庸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

古今圖書集成  
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竹書紀年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遂有天下

論衡吉驗篇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曰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曰出水卽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

書經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家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拾遺記傳說黃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

河圖稽命徵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

竹書紀年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臂有

四乳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妣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枹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博物志太妣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闕間梓化爲松柏棫枹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尙左日月西移地道尙右水潦東流天不享於殷自發之生於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莊子田子方篇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于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

人夢見夏人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封禪書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

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慙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亾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夏四月次於城濮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鹽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請戰晉師陳于莘北楚師馳之敗績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勿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勿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勿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鄩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國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左傳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世將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

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左傳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孫桓子如晉乞師卻獻子救之師陳於鞍齊師敗績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 成公四年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

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十六年晉侯伐鄭楚子救鄭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

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家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

左傳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勿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勿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賓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大宰蘧啟疆曰臣能得魯侯蘧啟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

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

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元尙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

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勿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昭公十一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躋氏之遘反自禘祥宿于躋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勿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二十五年秋九月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冬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卽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楬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勿敢

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勿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

以續舊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說苑景公畋于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子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晏子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

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史記扁鵲傳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韓非子內儲說上篇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亾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

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邦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

子肥殿曹人詰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禮記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越絕書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埽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証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